

中原收藏



康熙素三彩

素三彩从明代发展到清代康熙朝达到了中国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器物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在器物造型、装饰技法、图案纹样及色彩的变化上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在器物造型上康熙素三彩瓷器的形制几乎无所不有。装饰技法除继承传统的工艺外，还创烧了多种新的技法。在色彩的运用上也较明代丰富多彩，除传统的黄地、紫地、绿地、孔雀绿地外，还创烧了以黄、黑、藕荷等色做地釉的新产品。

除了黄、绿、紫三彩外，康熙朝还增加了当时特有的蓝彩，色彩丰富多变使康熙素三彩成为清代彩瓷中的名贵品种。黄色的呈色较明代要淡，含铁量也越来越少。绿、紫釉色的变化虽没有黄釉鲜明易辨，但其色调深浅会随着铜和锰的含量多少和其他着色元素的影响而变化。与此同时，加彩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有的是在素烧过的白瓷胎上直接加彩，然后罩上一层透明釉，用低温一次烧成，传世品较为常见的素三彩花瓶盘即用此种方式制成。另有在白瓷上涂以色地，再绘彩如黄地加绿、紫、白即为黄地三彩，绿地加黄、紫等彩即为绿地三彩，而黑地三彩为康熙时较为名贵的品种，黑彩漆黑光亮，为康熙时期所特有的收藏。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随笔

记忆的一九四二

王振洲

我至今不吃鲇鱼。这缘于1942年看到的一幕惨状。那一年先是大旱，入伏后又下起连阴雨，黄河水暴涨。国民党在花园口扒堤后的新河道没有修堤，洪水漫出河槽，冲向田野，冲向村庄，在上游被洪水淹死的人和牲畜的尸体在浑浊的水中沉浮，遇到障碍物就停在那里。没有早死的低秆庄稼全被淹死，只有高粱在洪水中挣扎，到成熟时高粱地中还是一片水，一片泥，收下的高粱穗得抱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一天我跟着家里人去收高粱，快收到西头那棵大柳树附近时，一阵风吹来股臭气，放眼望去，看到洪水冲成的一个坑中还有水，几条鲇鱼正在吞噬着坑中一具腐烂了的尸体。臭气和惨状使我扭头就跑。从那以后，一看到鲇鱼我就感到恶心。

旱灾、水灾，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强征暴敛，群众的苦难真是雪上加霜。贫困的人家往年都是到青黄不接的春天才出外逃荒或借高利贷。1942年的饥荒却来得特别早，入冬不久就不断看到逃荒要饭的。我们村的情况好一些，因为在洪水退去之后，不少人家住稀泥地里撒了些名为耙齿蔓菁的种子。入冬时蔓菁已长有指头般粗细，根和叶子都可以吃，半饥半饱的日子使很多人羡慕，村里五个三十多岁的光棍先后从原武县（现在的原阳那时为原武、阳武两个县）娶了带着儿子或闺女出嫁的寡妇。那地方饿死人之多可想而知。没有种蔓菁的人家可就惨了。村里一个叫马驹的，三十多岁年纪，因为两口子都不善于过日子，家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一

天深夜，马驹趁人家熟睡去偷了二升高粱。由于内心恐惧，身子虚弱，连饿带冻，没走出人家大门就摔倒在雪地里。第二天早上主人开门时，他的身体已经冻僵，没有了气息。

1942年的冬天风多、雪大，冷得出奇，太阳好像也冻得没有了热力，好晴天积雪也一点不融化。这天又下起了大雪，我们正在屋里烤火，门外突然传来带泣的求告声：“大爷、大娘，给碗热水吧！”站在门外的是一个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孩子，身上的破烂衣服都冻硬了，不停地打着哆嗦。父亲让他快进到屋中暖和暖和。那时家里没有暖水瓶，哪有现成的开水，在为他烧开水期间，他告诉我们，他家是原武县的，和母亲一块出来讨饭，因为雪下得太大，母子俩躲到村子北边的“炮台”里避寒。母亲不知得了啥病，已经一点也动弹不得。水烧开后，一向怜老惜贫的父亲拿了两个糠菜馍向那个孩子说：“走吧，我看看去。”父亲回来时连说：“可怜，可怜，那孩子他娘断气了。”母子俩栖息的所谓“炮台”，是国民党军队修的碉堡。这种碉堡附近每个村边都修有一个，水泥墙有一尺多厚，三面留有“枪眼”，中间能容下十几个人。碉堡是为抗日修的，那“枪眼”中却从未打过一枪一炮，日本鬼子未到，驻守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没了踪影。因为碉堡顶厚、墙宽，夏天里面特别凉快，成为村里孩子们玩乐的场所，但从那个孩子的母亲死在碉堡里后，我们再也没有敢进去玩过。

以上是个人小范围内的亲历亲见，至于1942年那场大灾荒其他方面的情况过去则知之甚少，直到不久

前看了《瞭望东方周刊》登载的是谁揭露了1942年灾荒的真相一文，才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章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那场大饥荒河南饿死了五百多万人，但新闻媒体很少披露，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因为发表了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被勒令停刊三天。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都是谎报监调，蒋并严令河南的征收不得减免。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福尔曼听到《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被停刊三日，深受震动，决定到河南实地调查。在河南他们看到灾民们吃草根和树皮，卖儿鬻女，狗在路边吃死人的尸体……与灾民们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方官员和驻军仍然肥吃海喝，在他俩离开郑州之前，官方设宴招待，酒菜之丰盛令其吃惊。但这招待没有动摇他俩揭露灾情的决心，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发表了揭示河南灾情的文章和告片，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白修德的报道使当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恼羞成怒，在国内拿记者不当盘菜的她竟要求《时代》周刊解雇白修德，不料对方给她扮了个长脸，断然拒绝。

目前反映河南那场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正在全国热映，导演冯小刚在首映发布会上说：他之所以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是觉得有必要给观众补上这节历史课。这一课补得好，不忘昔日的苦难，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倍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新书架

《郝万山说健康》

巴丽华

多数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真正的医生就是我们体内的自调机能，真正的灵丹妙药就在我们体内，关键看你懂不懂激活它。

身体保养得好不好，不在于你看了多少本养生书，不在于你学了多少治病方法，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一本能引导你悟透生命真谛及养生要领的好书。为什么有人读了那么多健康书却仍然不知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有些人学了那么多治病方法却仍然身体病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关注具体的方法技巧，而没有悟透生命的真谛及养生的理念，盲目养生，不得要领。

著名中医郝万山教授一反传统健康书常态，针对国人盲目养生、不得要领的实际，结合中医文化与生命科学知识，从健康理念和养生原则层面教给读者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健康，以及如何有效地养护身体。作者高屋建瓴，娓娓道来，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告诉读者有关健康的根本问题，以及保养健康的关键，让读者明白：真正的医生就是我们体内的自调机能，真正的灵丹妙药就在我们体内！从而有效地激活它，为健康保驾护航。

郑州地理

金谷堆

许海龙

睡一觉，就可免费借到一担碗筷使用。使用后送来，在此再睡一觉就会自动收回。人们为了感谢这堆土疙瘩济贫助困，就把它叫作“金疙瘩”、“金谷堆”。金谷堆免费外借碗筷延续了数十年，人们自觉遵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古训，诚实守信，和睦相处。只是后来一户人家为人刁钻，不守信用，碗筷用过后再没归还，从此金谷堆“失灵”，不再外借碗筷，以此来教训不诚实守信之人。



树荫(水彩画) 张连贵

金谷堆又叫“金疙瘩”，是一个自然村，位于荥阳市与巩义市交界的高山镇吴沟村境内。相传一百多年前，这里山岭荒凉，非常贫穷，村民谁家办事待客连碗筷也买不起。一次村南巩县一村民儿子娶媳妇，担着箩筐去村北的竹川街赶集，走到此处累了，就靠着这里的一堆土疙瘩上歇息，没想睡着了，醒后发现两只箩筐里竟堆了满满的碗筷、筷子。这位村民想可能是上辈子行好了，老天看他穷来帮衬他的，他就担着两箩筐碗筷回家办事去了。客待完后，把碗筷洗刷干净又挑着送来，由于他几天操心劳累，放下担子就睡着了，醒来后就发现，两箩筐碗筷又自动地回到了那堆土疙瘩里。

就这样，土疙瘩向穷人借碗筷的美谈在三里五庄传开了。谁家要婚嫁娶请客办事，就挑了空挑子，在此

生活广角

国内外最早的十二生肖邮票

夏吟

世界上第一枚马邮票：是1852年，由德国境内的不伦瑞克发行的萨克逊奔马。
世界上第一枚牛邮票：是1856年，由梅克伦堡-什米林发行的，为大公国徽记——牛头。
世界上第一枚蛇邮票：是1864年，由墨西哥发行的，主图为蛇。
世界上第一枚龙邮票：是1865年8月，由中国上海工部局发行的，以云龙为主图案。
世界上第一套虎邮票：是1871年，由阿富汗发行的，也是阿富汗首套邮票，共3枚。
世界上第一枚狗邮票：是1887年，由纽芬兰发行的，主图红边一狗头。
世界上第一枚猴邮票：是1899年，由马来西亚发行的，主图是猩猩攀树。
世界上第一枚猪邮票：是1909年，由马来西亚发行的，主图是野猪。
世界上第一枚羊邮票：是1927年，由苏联土伐发行的三角羊邮票。
世界上第一枚鸡邮票：是1944年，由法国发行的，主图“高卢”鸡，象征法国振兴。
世界上第一枚兔邮票：是1946年，由列支敦士登（邮票之国）发行的，主图为野兔。
世界上第一枚鼠邮票：是1947年10月15日，由列支敦士登发行的，以阿尔卑斯山的土拨鼠为主图案。

文采风流聚所归
讨论润色今为美

冯文蔚书法

“安徽。孙家收的。晚唐货色，绝对真。”
古董买卖，讲究个来历。一枚铜镜，从汉侯墓里挖出来，和从当地村民炕头捡回来，意义完全不同，价钱差得极大，非得问清楚不可。从当地老百姓家里收的古董，叫孙家收的；从进店的客人手里买的，叫戚家收的；自己亲自从地里墓里挖的，叫童家收的。这都是老词儿，新中国成立以后，童家的大不公开提了，慢慢地合并到孙家里去。

他一说孙家收的，我就知道这一准儿是从当地农民手里收购的——从来没见过拿佛头当明器的。
我点点头，没言语，推门出去了。在别的地方又转悠了半天，没发现比这个佛头更合适的。我又回到瑞福里，看到佛头还在，就冲老板一指：“这个佛顶我请了，给个脆价。”
脆价就是一口价，取个干脆劲儿。老板抬眼看我，懒洋洋地说：“给你个交行价，两棵。”
这是行话，意思是两千块钱。我摇摇头说：“送人玩儿的，太贵了。去半棵吧。”
老板伸出两根指头，意思是只肯再让两百。

我又还了一百，最后一千七百块钱把这个佛头拿了下来。老板在柜台里翻腾半天，最后找了个蛋糕盒子，给我装起来了。我告别老板，拎着盒子走出瑞福里，看时间，差不多一点钟了，便朝家东门口走去。
潘家园里此时的人比上午还多，密密麻麻全都是人。我只能把蛋糕盒子举在头顶，用肩膀吃力拱着往前走。

忽然一个老大爷抱着几轴字画斜刺刺冲了过来，摔倒在距离我两米斜外的地方。
我被左右的人那么一撞，手里的蛋糕盒子飞了出去，身体咕咚一声倒在地上。那蛋糕盒子落在了一堆二手书当中，封口被撞裂开来，佛头从里面滚出来，顺着书堆咕咚下去，咣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

我被左右的人那么一撞，手里的蛋糕盒子飞了出去，身体咕咚一声倒在地上。那蛋糕盒子落在了一堆二手书当中，封口被撞裂开来，佛头从里面滚出来，顺着书堆咕咚下去，咣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
佛头之下，郑教授和药不然都倒在地上。郑教授一拍巴掌：“好，两个人都”

在一点前回来了。小药，你淘来了什么东西？”药不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碗，递给郑教授。这碗广口、斜腹、小圈足，是典型的斗笠碗。釉色青灰，碗底的胎足却没施釉，呈出灰白颜色。郑教授扶着眼镜仔细去看了半天，抬头对药不然说：“宋代同安窑的？”
“您眼力好，这是宋同安窑的青釉划花纹斗笠碗。”药不然说，又补充了一句，“换了别人，都以以为是龙泉窑的。”

他这个挑得还真不错。同安窑是福建的窑，不像柴、汝、钧、定、哥那些名窑那么出名，却一直挺受日本人追捧，属于价廉质高的类型。郑教授思忖片刻，给他估了一个三千五百元。
郑教授回头看向我，问我对这个价格有没有什么疑义。我摇摇头，表示很公道，然后把手里的佛头递了过去，让他鉴定我这个。他们俩早看见我手里的佛头了，所以都没什么惊奇神色。郑教授捧起佛头来细细端详，药不然双手抄在胸前，一脸不屑地颠着脚。

郑教授看了一圈，抬头对我说：“小许，你这佛头是晚唐风格，我估的价是一千五百到两千。你可有什么问题？”
我笑了笑，说：“郑老师您看这里。”我把那个佛头颠倒过来，轻轻点了一下脖颈处的裂缝。郑教授经我提醒，啊了一声，把头凑近了仔细观察。他又嫌看得不清楚，从怀里拿出一个放大镜。看到郑教授认真的神态，药不然的神态有些不自在，也不吭声，目光死盯着那个佛头，想看点什么端倪。

这一次郑教授看了足有二十分钟，然后抬起头来，连连感慨：“小许你说得不错，我刚才真是看走眼了。”然后他对药不然道：“小药，这回是你输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先说了一句惯用的开场白，然后道：“佛头的鉴别，除了看它的佛像样式和石料质地以外，最关键的是看它的脖颈断口。从断口的形状，能大致推断看出来它佛像的姿态是如何，然后才好判断佛头本身的价值。”
我指了指脖颈断口：“这一尊佛头，断了很平整，只在右侧有条狭长的浅槽，石皮和其他部分颜色有细微差别。说明盗佛之人手段很高，用特质的铁铲从佛像脖颈右侧一铲，一下子就楔入石脖，再轻轻一掀，就把整个佛头凿下来了。”

连载

相比之叶霓的紧张，晓华笑得很自然。仅仅这一句话，叶霓就感到自己在晓华面前已然落了下风。
叶霓压下心中的忐忑，点点头侧身将晓华让进了门。
晓华进了屋，打量着客厅中铺满一地的玩具和图画书，沙发上凌乱的衣服毯子，水槽中未洗的碗筷，还有叶霓已经发福的身材，蓬乱的头发，不修边幅的样子……
她不由想到自己那个向来是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净利索的父亲，想到自己一尘不染的家，爸爸竟然可以忍受这样的脏乱，为什么？只为了她年轻？为了儿子？
叶霓趁晓华愣神的工夫略显尴尬地把沙发上的杂物推到另一边，请晓华坐下。
晓华看到叶霓也在旁边沙发上坐了下来，开口说：“我来这里，是想请你离开我爸爸。”

叶霓没想到她这样开门见山，楞了一下，然后定下神回答说：“不是我离不开你爸爸，是你爸爸离不开我们。”
晓华看着她慢慢说道：“我妈妈是个老式女人，从一而终那种类型的，不管我爸爸做了什么，她都不会和我离婚的。你离不开我爸爸，只有当一辈子的地下情人，我爸不可能和你结婚的。你这么年轻，长得也挺好的，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美国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很容易，何必过这样见不得光的日子。”
叶霓听她这样讲脸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说：“你爸当初是因为顾及你的感受才没有立即离婚和我结婚，现在你已经上大学了，不管你妈妈是否愿意，你爸肯定都要离开她的。”
“那是我爸的借口，他怎会顾及你的感受？他顾及过你的感受和妈妈的感受了吗？如果他和你结婚，这里是美国，有的是办法可以做到。他只是拖着而已。我妈拖着，他拖着，你，你们两个女人谁都不痛快。我妈至少名正言顺，走到哪里都是我爸的老婆，你这样耗着就把自己一辈子都耗进去了，一辈子不上台面，何苦呢？所以我劝你离开他，早离开早去过正常的日子。”
叶霓心里震惊，这个女孩子不温不火，兵不血刃，却句句都捅在自己的最痛处。

她稳稳神冷静下来反问道：“你一点都不为你爸爸着想？你和你妈这样做，最痛苦的是你爸爸。他那么爱你，可以说处处为你打算，可你并没有替你爸想想，没有想过他想要什么，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晓华闻言提高了声音，语速也加快起来：“他为自己打算得已经够多了，还用得着别人为他打算？我妈以前跟着他过了多少苦日子，等到他混出头了就在外面胡搞，我告诉他，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如果一直跟着他，他现在怎么对待我，将来就会怎么对待你！他实验室里年轻女学生年年来，随便勾引一个也可以为他再生个女儿，儿子出来！”
叶霓斥道：“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账话！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爸爸？”
晓华冷笑道：“我说的是事实。不管你离不离开，他都会重演勾引女学生这一套的，不信我们走着瞧好了。”
叶霓暗暗心惊，难怪浦浦忧心忡忡，他这女儿真是恨他人骨了。而且她多有心机，仿佛无意之中说的气话，已在自己心里埋下了猜忌浦浦的种子，偏偏自己明知道她是有意为之，还是要着她的道，以后只怕对实验室里的女学生都难以释怀了。

晓华看向她问道：“你会不会离开他？”
叶霓面无表情：“我是否离开是我自己的事，你应该去问问你爸他不会离开我吗？”
“他到了该舍弃你的时候，会的，他不会为你舍弃他拥有的另外一些东西的。”
晓华倾身向前：“我已经打好了给学校的信。如果我爸逼我离婚，我会把信交给学校，将他和女学生同居并育有一子的事大白于天下。你会出现什么结果？你们学校明文规定老师是不可以在教学期间和学生发生感情纠葛的，更别说他还是已婚的。学校如果不处理，我会给报纸电台写信，揭发你们学校藏污纳垢。到时候他的工作一定保不住的，背着这种污点再找教授职位只怕也难了，到那时只怕你得养着他了。”
叶霓大吃一惊，再也按捺不住尖声叫道：“你疯了！你的大学学费还要靠你爸出呢！你家的大房子靠你爸供着，你这么做事的不仅是你你爸，还有你自己的生活！”
晓华微微笑道：“这个不劳你操心。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我走了。”

晓华回到家，秋棠忐忑不安地迎上来：“回来了，你见到他们了？”
“见到了。”顿了顿，又加上一句：“都见到了。”
秋棠握住女儿的手，发现她的手法冰凉，赶紧拉着她进了厨房，给她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巧克力。

么，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晓华闻言提高了声音，语速也加快起来：“他为自己打算得已经够多了，还用得着别人为他打算？我妈以前跟着他过了多少苦日子，等到他混出头了就在外面胡搞，我告诉他，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如果一直跟着他，他现在怎么对待我，将来就会怎么对待你！他实验室里年轻女学生年年来，随便勾引一个也可以为他再生个女儿，儿子出来！”
叶霓斥道：“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账话！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爸爸？”
晓华冷笑道：“我说的是事实。不管你离不离开，他都会重演勾引女学生这一套的，不信我们走着瞧好了。”
叶霓暗暗心惊，难怪浦浦忧心忡忡，他这女儿真是恨他人骨了。而且她多有心机，仿佛无意之中说的气话，已在自己心里埋下了猜忌浦浦的种子，偏偏自己明知道她是有意为之，还是要着她的道，以后只怕对实验室里的女学生都难以释怀了。

晓华看向她问道：“你会不会离开他？”
叶霓面无表情：“我是否离开是我自己的事，你应该去问问你爸他不会离开我吗？”
“他到了该舍弃你的时候，会的，他不会为你舍弃他拥有的另外一些东西的。”
晓华倾身向前：“我已经打好了给学校的信。如果我爸逼我离婚，我会把信交给学校，将他和女学生同居并育有一子的事大白于天下。你会出现什么结果？你们学校明文规定老师是不可以在教学期间和学生发生感情纠葛的，更别说他还是已婚的。学校如果不处理，我会给报纸电台写信，揭发你们学校藏污纳垢。到时候他的工作一定保不住的，背着这种污点再找教授职位只怕也难了，到那时只怕你得养着他了。”
叶霓大吃一惊，再也按捺不住尖声叫道：“你疯了！你的大学学费还要靠你爸出呢！你家的大房子靠你爸供着，你这么做事的不仅是你你爸，还有你自己的生活！”
晓华微微笑道：“这个不劳你操心。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我走了。”

晓华回到家，秋棠忐忑不安地迎上来：“回来了，你见到他们了？”
“见到了。”顿了顿，又加上一句：“都见到了。”
秋棠握住女儿的手，发现她的手法冰凉，赶紧拉着她进了厨房，给她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巧克力。

晓华回到家，秋棠忐忑不安地迎上来：“回来了，你见到他们了？”
“见到了。”顿了顿，又加上一句：“都见到了。”
秋棠握住女儿的手，发现她的手法冰凉，赶紧拉着她进了厨房，给她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巧克力。